

市蘭黑德的朗伊日今



莫中國有五萬三千八百四十七名入校

求學同時生活在蘭黑蘭的婦女們，其年齡在十歲至六十五歲之間者，數目達五

十一萬一千三百卅二人，在他們之中僅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一人獲得工作，這就是說德黑蘭的

未成年婦女人口中只有少於百分之十的女人能工作謀生。

由這番報導，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已為一九七〇年的德黑蘭，根據現存的社會問題造了模型，外省的人湧向都

森嚴壁壘堅如鐵，拱衛邊疆氣吞虹。寄語帝修休憲勦，窮圖泡影已凌空。

其二
連年驥武竟何功，百越軍民意志融。

歷盡風波安柱石，曾經霜凜屹喬松。

聖門那許橫十指，華夏當振博濟通。

大地春回舒錦繡，江湖寄傲與無窮。

鐵車和自行車途經就無業的女子更多，這些男女老幼間著沒事幹，祇有滿街留連（足旁）。

再加上汽車首尾相接，機車和自行車途經就無業的女子更多，這些男女老幼間著沒事幹，祇有滿街留連（足旁）。

多失業的婦女不少，揭瘻疤，世界上今天所起，讀者就能明白概略的印象了，事實上不是謂的各大都市，那一個又非類此造型？簡直可以說是一個模子澆出來的，倫敦、紐約、巴黎、東京……莫不如此，我們不必為此感到什麼大驚小怪。

我看德黑蘭市政府也在天天研究交通問題，單行道雙行道，白天封鎖夜晚通行，劃線區分道路，裝鐵欄限制車輛，真把人攪糊塗了，因為一切規定都隨時在變，加以這裏買賣汽車便宜，汽油不貴，人人都以買車為生活奮鬥的目標，汽車有增無減，依我看能多修幾條地下道，多造幾座天橋，這裏的交通問題還算容易解決，因為最低限度，它還沒有滿街跑的火車，一任火車由市中心區通過呀！（完）

「流花橋畔君臣冢」
「流花橋北蔽高來，孰向荒原酌酒盃。
一死未斬俘歸日，九泉休葬伯齊才。
鍾山空有遺民泣，宮樹誰為內監哀。
不道白雲兵燹後，孤墳猶得傍朝台。」（完）

▲ 春節賀禮
依韻奉答黃子綸先生見簡并謝黃志
其一
秘京李向華
強，鍾嘉言，詞文和章
萬里山河新景象，九州黎庶盡威風。



黃福接運貨物行裏，
價錢相宜，電話 254-5664
上午八點以前，下午七點以後

李偉運輸公司

專運送兼辦理香港移民出入口行裡
售賣電話：684-2141

佳士電話：254-3062

國際汽車駕駛學校喬遷新址
INTERNATIONAL DRIVING SCHOOL
地址 386 E. Hastings St., 電話 Phone: 684-3044
本校訓練僑胞駕駛汽車大著成績，茲以擴充以改建，是以改建三八六號電話六八四·三〇四四照常服務請各界僑胞注意，校長林伯箎

Richard M. Chow

Auditing, Accounting, & Income Tax Consulting
130 Ea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4, B.C.
Office: 683-5768 Residence: 876-4033

專門接辦代查
賬項會計科目
入息稅務
地址：

周名會計

電話：

雲埠片打東街 壹三二〇號

事務處 六六三·五七六八

電話：

即意兆信託公司內

住宅 八六一·四〇三

電話：

正社員，請到本公司內

點城達權支社職員表

公元一九七〇年

正社員，請到本公司內

實業部職員表

正社員，請到本公司內

董事 馬炳林

書記 黃培欣

財政 梁潤餘

外交 謝偉

監督馬添民

核數黃官傳

催收馬昌保

評議員 謝偉

副黃官傳

副黃培欣

副黃述禮

副馬錦華

副馬炳輝

半個齊人

妮任

孩子比較文靜心也比較可愛，會像誰呢？像文華，還是像我？——我的孩子是男還是女？——最好是個女孩子——不管誰都好，只要昭閔習慣性的望着大盤用白布蓋着的東西，又匆匆地離開了過去。可是還不及讓他開口，譚小姐又迅速的閃過去，很快的捧着昭閔的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商房，當她第二次經過昭閔的面前時，

只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不看的，譚家醫院是全省有名的。

而且，他寬慰着自己說。

他很快地望了他一眼，仍舊沒有給他間

話的機會，他臉緊張之色，更增加昭

閔的不安。

因為她一眼緊張之色？難道？

時了，為甚麼沒有半點消息呢？

他十分焦慮，文華扭憂了，無可奈

何地，他用力抓了幾下頭髮。

